

老师陪我过中秋

蒋小柏

那年，我离开村子，到十公里外的集镇上读初中。家里买不起自行车，路又不近，想回趟家可真不容易。学校和家隔了好几座山头，翻山越岭走起来，我得花上一整天，腰酸背痛不说，脚掌还会磨出好几个泡泡。

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门，住在学校。刚开始那几天，我一点都不适应。夜深人静时，我辗转反侧，想家，想父母，想村庄上的小伙伴。班主任张志良老师站在教室外，隔窗发现我上课时眼皮打架，就把我喊出教室，仔细问我原因。

听我说想家，张老师和蔼地笑笑：“刚离家的孩子免不了想家。我当年和你一样，不过，我走得比你远多了。但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，因为我离开父母，离开家乡，是奔着求学去的。于是，我专门想出了一套好办法，让自己再没时间胡思乱想。”

我很好奇地望着张老师。还没等我问，他就说：“现在，我把妙招教给你。”我点点头，他哈哈一笑，“我的妙招很简单，用心专一，心无旁骛，好好学习。”

转眼到了中秋。很多同学回家了，我孤零零躺在宿舍，平常觉得窄小又喧嚣的宿舍，一下子变得宽敞起来，静得有点吓人。透过窗户，我望着天空圆圆的月亮，又一次想念起家人，淡淡忧伤涌上心头，我鼻子一酸，泪水不听话地流了出来。

突然传来的敲门声，在寂静夜晚显得格外响亮。我擦了擦泪水，下了床，打开门，是个中年妇女，我不认识。她乐呵呵问我是不是叫蒋小柏，我点头。然后，她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是张老师的家属，笑着

让我叫她张师母。

张师母搓着手，温暖地笑着：“你瞧，我正在家里包饺子，太缺人手了。你们张老师不会包饺子，让我来请你帮忙。”

没肝没肺的我想都没想，跟在张师母身后，屁颠屁颠去了她家。到了一看，桌子上只剩下不到20个饺皮了。张老师见了，忙招呼我坐下：“来，咱们一起包饺子。”

他年幼的小女儿见了，怯生生问：“姐姐，你也会包饺子吗？”我点点头。张师母笑了：“花花，姐姐可会包饺子啦，你不想跟她学呀？”

花花很认真地点点头。头上的两只羊角辫晃动着，像个小精灵。她跑去厨房洗了小手，赶紧贴到我身边，让我教她包饺子。我心里刚生出的陌生感顿时消失于无形。望着花花满头满脸都是面粉，我扑哧一笑。她去瞧了瞧镜子，也咯咯笑起来。

饭很快做好了。张老师取出一瓶酒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学生可不能喝酒，我就自斟自饮了。”师母边笑着让他少喝点，边忙着给我夹菜。没想到花花还挺会劝：“姐姐姐姐多吃菜，学习成绩才不赖。”一句话，说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温暖的中秋节。从那以后，除了春节回家，遇到节日，张老师总会提醒师母来叫我，去他家一起过节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，我也来这个小镇上教书了。张老师已退休多年，去了他在地工作的大儿子家。望着中秋明月，我再一次默默祝愿，祝愿张老师全家如我所愿，健康无恙。



三尺讲台 李海波 摄

胡老师

鲁北

胡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他个子不高，白白净净，面带微笑，和蔼可亲，像严师，更像慈父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。

我从小喜欢数学，到了高中，依然喜欢。凭着我当学生的经验和当教师的感觉，我认为，一个学生，他喜欢哪个学科的老师，那个学科的成绩一定差不了。这应该具有普遍性。我喜欢胡老师，便偏爱数学。自然而然，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我是1978年考上高中的，我从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起，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学课本，躲在小屋的煤油灯下预习，很快达到了学会弄通的程度。

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每周都要回家背干粮。

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周日，我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背着一袋子干粮，回20里外的镇上中学。那时去学校的路，坑坑洼洼，曲里拐弯，途中要经过一条五六米宽的小沟，沟里有水，结了薄薄的冰。我从冰上经过时，一不小心，闯进了冰窟窿里。鞋子湿了，裤腿也湿了一小截。回家换上一双鞋和一条裤并不现实，来回要三十多里。这里距离学校也就三五里，于是，我穿着被冰水浸湿的布鞋，低着头向学校走去。

那时候家里穷，没有多余的鞋子带到学校。

晚上上自习课，我坐在教室中间一排座位的边上，胡老师发现我穿着的鞋子湿漉漉的，就拍拍我的肩膀，让我跟他出去。他没有说破我穿着湿鞋子的事儿。我跟着去了他的宿舍兼办公室。那时候老师们不集中办公，备课和批改作业，在自己独立的办公、睡觉兼用的房间里。胡老师从床底下拿了一双干爽的鞋子，让我换上，把我的鞋子放在煤炉子旁，让炉火把湿漉漉的鞋子一点点烤干。

第二天，我把胡老师的鞋子还了回去。

我们毕业以后，胡老师丧了偶。他一直居住在原来任教的那个镇上，多年以后，又娶了老伴。之后随着孩子，在市里买了房子，搬到市里居住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里还有很多民办教师，胡老师也是民办教师。那时候，民办教师的薪水是公办教师的一半，甚至还少，但工作量一点也不少，教学成绩一点也不差，甚至还还。

胡老师教学成绩最突出，他是一个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人，值得我们尊重。

以后，听说胡老师转为公办教师了，我们打心里为他高兴。

如今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胡老师了，算算他也是80多岁的人了。其实我们住在一个城市里，他在市直，我在县区，离得并不远，也就是100里的路程。去年的一天，胡老师与我视频，说自己买了汽车，之前考了驾照，现如今，自己开着车，出出进进的，很方便。说这些的时候，胡老师的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我一直想去看看胡老师，至今没有去，我有些愧对胡老师。

幸遇石老师

王缘

一身素雅旗袍、木簪挽起长发、缀以碧玉耳饰……上课铃响起，她轻轻推开教室门，不疾不徐登上了三尺讲台。高中毕业近二十年，我依然清晰记得初次见到高中语文老师石素彬的场景。

那次见面，我觉得石老师好像是从古诗词中走出来的，从容优雅、仙气飘飘。其实，石老师的从容不只表现在穿着打扮上，更显露在她的言谈举止间。紧张的高中三年，她从来不把考高分当成施教的唯一目标，除了课本上的内容，还经常给我们拓展其他有趣的知识。

讲一讲音韵学和训诂学、谈一谈作者的生平履历、聊一聊彼此的体会感受……有几次兴致来了，她还在讲台上演示古人是如何吟诗的，摇头晃脑地为我们读诗，颇为有趣。石老师常设计出各种花样教程，激发我们对文学的热情。比如，她叫我们把莫泊桑的《项链》排成舞台剧、把郑愁予的《错误》改写成小说、把某篇课文续写个结局……那段时间，我和同学们总在讨论作文写了什么，放学回家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写作文。

她用一堂堂引人入胜的语文课告诉我们，高中三年的学习并不只是为了应付那一场考试，学会用文学滋养心灵同样重要。正是石老师点亮了我心中那盏文学的灯，在之后的人生里，只要感到疲惫，我便可以栖息在文学的港湾里，获得一份松弛。

印象中，石老师经常在课堂朗读大家的作文，一边读，一边不住地赞美。她让我们相信，只要多读、多写，每个人的笔下都能生花。我家书柜里至今仍收藏着高中时写的作文，每一篇文章的结尾都有石老师的评语。“写得很好”“建议发表”“每次读你的作文，都是一种精神享受”……石老师的鼓励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我单调乏味的学生时代，也让我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光芒。

石老师很少说教，而是把我们当朋友一样聊天。我们也喜欢听她说话，因为她的话从来都不是老生常谈，甚至还会把其他大人遮遮掩掩不肯讲的婚恋问题摆到台面上，告诉我们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相伴终生。对我们而言，她不只是一位语文老师，更是我们的前辈和朋友，引导我们该如何生活、如何做。

前段时间，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石老师的分享——退休了。照片上的她，添了白发，堆叠着皱纹。时光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，不复当年风华，可是时光的痕迹，从未模糊她在我心里的印迹。毕业之后的这些年，每当遇到挫折、感到无路可走时，石老师当年说过的话还会在心中浮现，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。

幸遇良师。想来，一位好教师给予学生的，不只有知识，还有深远的影响，那是精神的滋养、前进的动力，是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。

